

泰國當前外交政策的評估

羅石圃

泰國自印支三邦變色，即強調「等距離」外交，實際上在企圖推遠美國以便靠近共產陣營，俾避免來自隣邦的紅流泛濫。惟以自掘堤防，適足以形成國內赤浪橫流，所以軍方支持的他寧政府，又不得不採取右轉外交，竭力阻止共黨的裡應外合；然而在克良薩將軍執政後，却與印支各國迅速改善關係並親訪北平，此是否表示泰國仍將採行左轉外策？及可否達成「等距離」的要求？這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

一 泰國外策的演變

泰國是以外交靈活著稱的國家，當十九世紀西方勢力東來，使東南亞各國都已淪為西方殖民地時代，此一佛教王國得以始終巍然獨立，並非由于擁有堅甲利兵，而是倚賴它的外交能够在列強之間互相制衡，尤其是五世王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促使列強自動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外交的運用更是獨具匠心。這位被泰人尊為可與日本明治天皇媲美的國王，他有一段關於泰國外交心傳的遺言：

「泰國為一小國，人力有限，不能與強國從事戰爭，必須八面玲瓏與人無爭，不能過份親近某一強國，亦不可過份疏遠某一強權」。^①

此項遺言，即已成爲泰國後世外交策略的寶典，至二次大戰期間，更衍化而爲兩面外交——由當時的首相變披汶（Wang Pib-ul Sangaram）以親日姿態迎接日軍在暹羅灣和平登陸；另由攝政乃比里（Nai Paidi Paanomyong）組成地下「自由泰」政府，及秘密抗日武裝，並與盟軍暗中通聯，彼此約定，一俟盟軍反攻抵達鄰境，即由後者接掌政權以抗日政府名義迎接盟軍入泰，使國家在雙方勝敗之際都不致遭到戰火蹂躪，其後果然如願，造成了大戰勝利後，泰國並未列爲戰敗國而無須付出戰費的賠償^②。這是泰國在外交上又一次重大的成就，無怪乎其知識份子，在面對着赤浪橫流而人爲刀俎的情況下，仍然沉湎于兩面外交。

自中國大陸變色後，泰國雖一直站在自由集團立場，且于一九五四年參加了「東南亞公約」的簽約，但在變披汶執政時代，始

註① 「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朱鶴賓著、中華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註② 「不可忽視的泰國危機」、本刊、五卷、十一期、拙著。

終是有保留地接受美援——對華府願意援助建設的泰北機場及戰略公路，即斷然謝絕，在軍援方面，也是以警察部隊為優先，以致一般認為這是根據北平指使乃比里與鑾披汶所訂結的祕密協定而形成。由于一九五一年泰國發生流產政變，鑾氏被叛變的海軍規持，三天後又安然歸來，但對獲釋的經過則祕而不宣，其後由海軍方面透露：這位閣揆被挾至海軍南部某島，曾與由大陸先行抵此的乃比里商討大計，其協議為讓鑾氏回京續掌政權，雖仍採親美外交，但斷不以國土作為美軍攻擊大陸的基地，及在可能範圍內允許泰共得有非武裝活動的自由，藉以換取中共對泰國不採取武裝「解放」行動。一旦鄰邦都被赤化，即由乃比里率其由北平卵翼的泰共組織回泰和平接收政權，亦如大戰時的故智^③。

曼谷政府的明交自由陣營暗結中共兩面外策，至一九五八年乃沙立（Sarit Thanarat）出任閣揆，始斷然放棄與北平的暗中勾搭，從此即無保留地接受美援，並以「五十二號命令」禁止與大陸包括商業的一切往來，及禁售大陸貨品，繼沙立執政的他儂（Thanom Kittakorn）政府，且在供給美軍基地的同時，並出兵越寮戰場，及接受美援修築北部機場與戰略公路，至于泰國何以斷然放棄傳統的兩面外交？是否確已無懼于國土遭到戰火的蹂躪？一般多認為此乃出于泰國軍方深悉北平利用乃比里對鑾披汶所安排的陷阱，是以促成泰共坐大為目標。由當時的警察總監乃砲（Phoa Sriyanond）透露：共黨由數百人至一九五七年已發展到一萬二千人，其中泰人不過兩千人，其餘均為華人，而附和共黨的同路人則已近十萬。^④

泰國陸軍以政變推翻鑾披汶政府，正是慌于北平所卵翼的泰共，大有不流血而奪取政權的可能，華府既然有了協防越寮的決心，且不惜以軍經支援泰國增強防衛力量，及開展經社建設而造成社會繁榮，所以斷然站在自由陣營，打起了鮮明的反共旗幟，這在政治上，雖不再以外交代替國防，但在國防戰略上，則是聯合美國及自由盟邦，「阻敵人于國境之外」，仍然在企圖不使本土淪為戰場。

二 「等距離」外策的來由與苦果

至巴黎和談開始，適值泰國十多年的軍人專政，又于此時還政于民，在北平受到廿年底護的泰共領袖乃比里亦突然移居巴黎，由他不斷宣稱中共無意侵泰，祇須泰國政府不再視它為寇讎，此一由北平經過巴黎而迂迴到達曼谷的心戰統戰，首先熱烈響應的，便是國會與校園，而親美外交，又是衆矢之的，學府中對如何改變外交路線，以便靠攏共產集團？既不斷發表處士橫議，在國會中，更有議員的連署提案，主張與北平談判建交，並迎回乃比里充任與中共談判的專使^⑤。再加上河內及寮棉共，一致抨擊在泰美軍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從印支三邦看泰國危機」、「東亞季刊」、二卷、二期、段家鋒著。

註⑤ 「從泰國政潮看共匪統戰」、本刊、十卷、二期。拙著

基地，這對泰國知識份子反對親美外交，更如火上澆油，尤其在國會與執政黨內部所引起波濤洶湧，已造成了內閣難以應付。

一九七一年他儂政府的自我改變——解散國會與停止政黨活動，繼之以軍政府與北平開始體育與貿易活動的往來，但仍不能遏阻左翼學潮的興起，演至一九六三年十月，他儂政府橫被學生暴亂所推翻，在表面上，雖為政客利用學生對民主的迫切要求，而站在幕後的共黨份子已將他們都納入了統戰陣線所使然，但在實質上，絕大多數的學生以及教師，乃堅信泰國傳統的八面玲瓏外交即可代替國防，唯有推翻親美的軍人政府，在民主政制的文人主政下，始可發揮靈活外交之長，以致對共黨不斷攻擊的「美國僕從他儂政府」，不僅視為眼中釘，且認為是阻礙了通往共產國家外交途徑的絆腳石，一旦予以推翻，便可藉靈活的中立外交以求全。

正當金邊西貢相繼被共軍席捲，留駐在泰國基地的龐大美軍受到國會限制祇能袖手旁觀，使泰國知識份子認為美軍既不能踐履對盟邦協防承諾，其留駐泰國，適足以觸怒印支共黨的進侵，所以驅逐美軍以結好共產國家的聲浪洶湧，更助長了左翼學潮，適于此時，民選的泰國克立巴莫（Karit Panno）政府上台，這位新閣揆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九日，在他所主持的「沙炎叻報」（Siam Rath）發表了有關泰國外交政策的社論，其中指出：「我們的國家利益和生存希望究竟靠什麼？究竟能倚賴盟友到什麼程度？」因而力主泰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採取「親美」與「一面倒向美國的中間立場」，由此不難想見他適于此時主政，自當發揮其中間外交的抱負，承繼傳統的藉靈活外交以求全的心傳。」^⑥

克立政府限定美軍在泰基地定期全部拆除，不惜開罪華府以討好共產國家——尤其對印支共黨，並親往北平簽訂建交協定，且處處遷就赤色鄰邦，其所標榜的「等距離外交」，顯然在推遠美國及其他自由盟邦的關係，從而靠近共產國家，無奈靠近了中共，適足以促成蘇俄的惱怒，且河內與永珍已由北平的懷抱迅速倒向莫斯科，以致泰毛建交，不僅無能助于越寮共對曼谷的關係改善，反而激怒了蘇俄及越寮共咄咄逼人，甚至公然聲稱支援泰共武鬥奪權，及由寮共不斷向泰邊點燃戰火，至于此一時期左翼學潮益加泛濫洶湧的成因，從他儂政府時代即已透露：由莫斯科訓練的泰共組織，其成員多係大學畢業生，強調「以城市包圍鄉村」戰略，便不難斷定泰國的學潮乃由蘇俄及其印支夥友所策動^⑦，且為了抵制中共勢力的介入而升高，可見泰國的八面玲瓏外交，不能適用於共產國家的複雜鬥爭。

三 民主政府對外右迴旋所遭到的壓力

泰國克立政府所推行的等距離外交，推遠與美國的關係，在駐泰美軍全部撤離後，不僅是防務的真空無法填補，更迫切的，是由此而導致的經濟與失業問題，華府對泰國的援款，單就軍援而言：從一九五〇到一九七二年，便共有一百一十億美元，經援數字

註⑥ 「泰國在東南所扮演的角色」，美國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楊格（Renneth Young）著，一九六九年一月號。
註⑦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六、三、廿三、三版。

尤有過之^⑧。這些龐大的美援數字，顯然是含有對基地補償的意義，曼谷政府既然片面限定駐泰美軍必須全部撤離，華府大量削減軍經援助自在意料中，不過這祇是推遠泰美關係所帶來的經濟困難之一端。

據當時「泰國銀行」總裁卜埃（Pugthakorn）指出，美軍撤退，泰國每年將損失由他們所花費的一億五千萬美元收入，及受僱的五萬人失業，此外經營為美軍服務業者，約有十五萬人。^⑨更嚴重的，是逼迫美軍撤退，及所興起的一片親共反美狂瀾，嚇走了內外投資，其所造成的工商業不景，到處都是失業流亡，加上在校的大專學生，面對着畢業後的前路茫茫，便更容易成為共黨利用的工具，痛定思痛，克立政府乃不得不迷途知返，繼與中共建交後未及半年即派外長察猜訪美。

察猜訪美回泰後透露：（一）季辛吉國務卿表示，倘泰國發生政經及戰爭危機，美國決不坐視，仍視泰國為最親密的盟邦；（二）美軍全部離泰後，其駐泰顧問團人員，仍留存半數；（三）經援照舊，軍援未便宣佈；（四）將鼓勵企業界來泰投資；（五）協助泰國建立兵工廠。^⑩華府當時對曼谷政府所要求的，為美方在泰國仍留駐三千人——其間包括在電子偵測站的文員，及「烏塔堡」空軍基地作為飛往印度洋的中途加油站，曼谷方面最迫切的，為美方的軍援補給，否則泰國三軍將形成癱瘓，為泰國建立兵工廠，便是軍方的要求。惟以社尼政府上台後，迫于學潮的壓力，使美方留駐最後三千人及空軍中途站的計劃都無法實現，華府的承諾亦相隨而成爲畫餅，從察猜訪美前夕，河內不斷抨擊他此行為拉緊美國以反越，寮共更擊沉泰國巡邏艇，及其召見蘇俄大使，警告莫斯科不得介入泰寮紛爭^⑪，都不難想見泰國學生迫使社尼政府不敢踐履對美諾言，都是出于共產國際的指使。前年十月的泰國軍人政變，便是爲了力挽國內一片反美親共的狂瀾。

四 他寧政府的反共外策

由軍方將政權交由文人執掌的他寧政府，其對外政策，是推遠共產國家，再回頭接近自由盟邦——尤其是「東協」成員國家和日本與澳紐。一般認爲美國對泰國的援助，乃爲了不致刺激印支共產政權，在表面上雖有距離，但日、澳、紐的對泰援助，多半是有華府的影響力量，如澳洲商人與曼谷所接洽的興建兵工廠，便是美方在幕後的支持，他如由泰國軍方所接管的電子偵測站，即仍由美方留下的技術人員管理，而「烏塔堡」基地，照舊供給美空軍加油，所以美泰的實質關係並未降低。不過這在泰國都是由軍方所進行的地下外交。

註⑧ 「趨向中立的泰國」、美國「當代歷史」、一九七三、十二月號，作者舒克（L. Edward Shuck）。

註⑨ 「泰國是否成爲越南第二」、美國「當代歷史」、一九六九、十二月號，卜託維（Richard Butwell）著。

註⑩ 「泰美關係的回顧與展望」、本刊、十五卷、四期、拙著。

註⑪ 同註⑩。

一般多不了解自他寧政府上台以來，何以泰共武裝叛亂遽然減少？尤其是泰東北與泰北的共黨，幾乎近于歛跡銷聲，所點燃的烽烟，多半是由寮共、棉共直接出兵挑釁？殊不知這一方面是由于此一綿長的邊境，先前甘受其祖國共黨哄騙利用的寮棉裔泰人，到兩國赤化後，面對着一山一水之隔的同胞所遭的殘暴，一變而站在反共立場，樂于協助守邊將士鞏固防務；另一方面又以兩國邊境都興起了反共抗暴的武裝，使泰共失去了在國外的補給基地，以致無法蠢動。

越寮棉共都異口同聲指責這些邊境反共武裝都是美泰支援而成，是否如此？我們認為並非空穴來風。例如寮國的反共武裝主力乃為川壙的苗人，他們一直是美國中情局所裝備訓練的特種部隊。泰國援寮的志願軍，也是以泰北苗人為主體所組成。當寮國變色的初期，曼谷既已撤回其志願部隊，而寮國苗兵在汪保將軍的率領下，也退入了泰境，其所以能够捲土重來，甚至切斷了越寮交通要道，誰又能相信沒有美泰聯手的秘密支持？

高棉反共軍所佔踞的荳蔻山區，與泰國不過一山之隔，原為山玉成所領導的「自由高棉」武裝基地，由于當年施亞努親共反美，不惜與泰國反目成讎，甘讓中共以此作為支援泰共叛亂的後方，所以反施的自由高棉部隊也就在美泰援助下成立壯大，其間並有不少棉裔泰人，至施某倒台，山玉成率部加入龍諾政府，在金邊淪陷後，他們再退回原基地與棉共週旋，自可得到地利人和之便。泰國邊防部隊以及泰邊的棉裔居民，由于利害血肉相關，自然不會袖手，美國中情局基于人道與舊誼亦不會旁觀。

再從西方記者從泰邊印支難民營所發出的報導，指出寮棉難民之中，不少人把眷屬送入泰境後，本人迅即回到國土上與共軍進行武裝鬥爭。這固然表示了他們的反共鬥志昂揚，也顯示泰方邊防部隊鼓勵他們放下拖累而無後顧之憂，因為寮棉鄰接泰邊的反共武裝活躍，即可切斷泰共叛亂的後方，等于為他們在國境線外建起了一道防共的屏障，正合乎泰國軍方「阻敵人于國境之外」的戰略要求，他寧政府之所以敢于推遠共產國家，無懼于印支鄰邦支援泰共擴大叛亂，甚至堅持與共產國家談判，稍有讓步即為示弱，便是看準了寮棉都沒有口岸向泰國繼續輸入戰爭。

五 克良薩政府修改外策並非左轉

誠然，他寧政府所實施的疏遠共產國家外策，及採取的支持寮棉自由勢力以「阻敵人于國境之外」的戰略，都是根據軍方的策劃而來，但當去年十月軍人再度政變後，由克良薩所組成的軍政府，又何以在登台之日，立即宣佈將與印支赤色鄰邦改善關係——以談判達成和平？且劍及履及地結束了與寮共的邊境衝突，和河內也決定互派使節，雙方都在籌備開館之中，對金邊經過雙方外長的會談，雖然並未能截止棉共的繼續挑釁，但曼谷政府亦表明了斷不因此妨礙建交，尤其是克良薩剛任閣揆時，即接受了訪問北平的邀請，這都令人不能不有泰國外交又已左轉的懷疑。

不過深入一層看：則不難發現克良薩的這些對外動向，不僅並非表示外交左傾，且亦無意企圖中立，仍然是緊隨着華府及其親

密的自由盟邦而一步一趨，華府和河內早就展開了建交會談，卡特政府除屈于國會的限制無法應允河內要求的戰費賠償而外，對他白宮能力所及的，可能都會滿足對方的要求，從寮國苗人反共武裝的紛紛被迫撤入泰國，及克良薩政府組成後，立即將對寮國的物資封鎖全部解除，顯然都是出于美方對河內的承諾，泰國軍政府亦不能不應應華府的意圖。泰國三軍不能失去美國的軍援補給，無論對寮國或高棉反共武裝的支援，都須以美援為主體，一旦華府改變態度，泰國軍方便愛莫能助，何況更將因此影響到它本身所仰賴的軍援。

如果將他寧政府後期美國駐泰軍事顧問團員額的大量削減——由三百多人突減到祇剩卅餘人^⑫，這表示了軍援數額的相隨縮減，及泰國軍方歸怨他寧對印支鄰邦談判，沒有餘地迴旋，連串起來觀察，便不難發現前者正是華府迫使泰方不能不就範的煞手鐮，泰國軍人便祇有將不受控制的他寧政府推翻，再由河內、永珍一經得悉曼谷軍人再度政變，立即以友好態度發表此項新聞，可見克良薩在政變之前的華府之行，即已表明了他的改善印支鄰邦關係態度，美越代表在巴黎會談時，已透露了泰國軍方已站在華府的一立場。至于北平和金邊之所以同樣歡迎此次政變，顯示華府對此也先已透露于北平。^⑬

日本是對他寧政府應允貸款數額最大的國家，不過東京最大的顧慮，是河內不斷警告：「決不能容忍日本在泰國繼承美國所建立的經濟甚至軍事勢力範圍」，所以福田政府懇切希望曼谷與印支三邦尤其是河內化敵為友，以便日本工商界對開拓越南市場的企圖能夠實現，東京政府亦有援助河內經建的企圖，克良薩于上年九月訪日過程中，當然瞭解日本官方與民間都對河內的警告具有嚴重顧慮^⑭。至于「東協」國家，早就爲了實現東南亞和平中立構想，不斷呼籲與共產國家「和平共存」，對赤化後的印支三邦，更加拉攏得唯恐不及，並多已與河內貿易建交，對泰國與寮棉共的兵戎相見，除抱憾而外，且認爲是重大的隱憂。無不企望曼谷政府能夠與印支鄰邦友好。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克良薩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僅並非重拾當年克立內閣所採取的等距離外交——推遠美國及自由盟邦，以便向共產國家靠攏，而是爲了加強與美日及「東協」的關係，遂不得不與各赤色鄰邦謀求關係緩和，也可以說：他在外策上的修正，乃由自由盟邦的壓力所促成。何況國內的壓力，更加迫使政府的外策無法不改弦更張。

六 與共產國家緩和關係的內在原因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促成泰國現政府不得不修改他寧內閣外策的內在壓力，首先是經濟難題，泰國自接受美援從事經社建設以

註⑫ 「合衆社」曼谷電，一九七七、十、卅一。

註⑬ 「泰國政變與今後政局的評估」、本刊、十七卷、三期、拙著。

註⑭ 「泰國新強人克良薩」、「南洋週刊」、一九七七、十一、六、二版、刊載「法新社」特稿。

來，所造成的一片經濟繁榮，並非單純的倚賴各盟邦政府的經援，鉅額的外國投資源源湧入，使工商企業應運而生，為青年人開拓了廣大的就業機會，造就人才的大專學校，也在美援的教育專款下到處林立，如一九六〇至一九六八年的八年之間，外資投入驟增八倍，以致每年的大專畢業生，雖在大量興校增班之下，仍然供不應求。

但在越戰末期以至駐泰美軍全部撤離，不僅嚇退了新的投資，且使已經注入的資金外流，在工商企業紛紛裁員減產甚至倒閉的情況下，造成了大量的失業流亡，適足以被共黨裹脅利用，而在校的大專學生，面對着畢業即失業的暗淡前途，更容易被煽動參加反政的學潮，這便是由經濟所導發的政治問題，他寧政府在嚴厲防阻學潮的同時，並竭力爭取外資的投注，且在政府設立「投資局」，專為解決投資者所遭到的設廠等種種難題，無奈成效不大。

阻礙外資的關鍵何在？據高估泰國外資總額百分之四十的日本工商界透露：促使他們不敢再將資金投入泰國的原因：一以泰國與寮棉共經常掀起邊境烽烟，加上越寮棉共政權，無不異口同聲地表示即將支援泰共武鬥奪權，在此種緊張情勢下，誰願冒險抱資本投入？再加上河內爭取日本政府援它的經建，工商界當然企望開拓越南市場，但由于越共不斷警告日本不得在泰國建立經濟勢力範圍，否則便是自絕與越南友好之路，所以他們更不能不顧慮到在泰國投資設廠，將來河內勢必關閉其進入越南市場之門，除非泰國能够改善與越南的關係，方可讓日本民間敢于向泰國注入大量資金。

克良薩在上年九月訪日的過程中，曾聆聽到了這些意見，而面對着國內經濟不景所導致的失業問題，如果不能爭取到大量的外資投注，其後果真不堪設想，單就一九七六年度大專與高職畢業生總人數十萬二千七百六十人而言，失業者便有四萬三千六百五十五人，佔總人數百分之四十二點五。^⑮其影響所及，並不限于這批失業者本身，過去的學潮狂瀾，固然是由于共黨利用政客所策，而在校學生，眼看着自己沒有出路，在前途茫茫的苦悶之下，大家都站在與政府的敵對立場，實為促使他們願意參加反政府暴亂的基本原因，這是克良薩政府急謀改善印支鄰邦關係的國內壓力之一端。

泰國知識份子既大都沉湎于傳統的靈活外交，尤其在開放政黨進行大選階段，政客們多以攻擊政府一面倒的外交為主題，從而打擊執政黨，便是為了迎合知識份子所企望的踐履五世王八面玲瓏外交的心得。克良薩政府在承諾了明年四月前必將恢復大選的同時，如果在外策方面仍然與共產國家對峙，這不僅將使他的執政黨競選時備受打擊，且難免再觸發暴亂的學潮。所以改善對共產國家的關係，便無異為執政黨在未來競選時掃除一層障礙。

七 結論

克良薩訪問北平的用意究竟何在？這由李先念的談話中，表示中共自告奮勇願為泰棉衝突的調人，可見這位泰國新閣揆的北平

註⑮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七、六、十一、三版。

之行，也是以此爲主要任務，加上泰共武裝大都是由中共羽翼而成，其設在北平的總機關，及「泰國人民之聲」電台亦設于昆明近郊，都早已成爲公開的祕密，泰國軍人政府雖在外交上不能不敷衍共產國家，但斷不放鬆對內的剿共政策，而是寄望于促使共產國際對泰共叛亂不再支援，這又是他在北平談判時另一主要任務。

誠然，中共急于拉攏曼谷的陰謀，乃針對蘇俄採取拉攏泰國軍政府的態度——從「塔斯社」和「真理報」對克良薩政府的不斷捧場即可窺知^⑥，故不得不爭先示好，以免曼谷墮入克宮的「亞安體系」殼中，挾蘇俄的友好態度以制中共，顯然正是克氏與北平談判的一着棋。再由他在必須等到訪問了「東協」全體成員國之後，始再赴北平，及其啓行前在曼谷表示，他將與北平談判亞洲和平問題，而其所代表的又並不止于泰國，乃爲大多數自由國家，正說明了他的先訪「東協」盟邦，便是爲了加強他與北平談判的聲勢。

然而北平能否接納他的要求？我們認爲可能性很少。美國「新聞週刊」早已明白指出：中共自願作爲泰棉衝突調人，旨在企圖從中取利，希望高棉成爲它在東南亞輸出戰爭的基地，用以抗衡在越寮日益伸展勢力的蘇俄。如果我們了解泰國東北部的泰共叛亂，乃由中共以寮邊爲基地羽翼支援而成。當泰國已經解除了對寮國的封鎖，寮國反共武裝亦不得不退出鄰接泰境的邊區後，蘇俄便可經由越寮共爭取泰共，再以寮邊爲其叛亂的後方，北平如果不能儘速在棉邊開關基地支援其泰國的夥伴，泰共便難免倒向蘇俄，從棉共在已與泰國決定恢復和平友好後，其所以仍然不斷侵襲泰邊，便是爲了支援泰共叛亂而急不能待，以免蘇俄及其寮越夥伴捷足先登。

中共指使東南亞各國造反夥伴奪權，是其長程目標，拉攏各國政府友好，祇是爲了免于它不致倒向其敵國的暫時手段，對克良薩親赴北平所提出的放棄支援泰共叛亂要求，中共斷不會爲了爭取新交而放棄舊夥，這是勢所必然，當泰國前總理克立親赴北平簽訂建交協定前，曾經明言：北平需要曼谷的友誼比任何時期都要懇切，在話裏言間，充份表露了他此行必可促使中共停止對泰共叛亂的支援，誰知抵達北平後，中共「新華社」社長朱穆之即向泰國記者團坦承，北平給予泰共的援助，包括道義與物資，且在他們訪問昆明期間，泰共電台的不斷攻擊聲浪之高，已使任何人都可以判明發音地點便在昆明附近，而泰共的叛亂，亦相隨擴大升高，殷鑑不遠，對克良薩的訪問，又安能應允他所提出的放棄支援泰共叛亂要求。^⑦

誠然，目前泰寮邊境暫告平靜，顯示蘇俄及寮越共尚未向泰國輸入戰爭，不過它們都在坐以待時，由于親俄的泰共主力乃潛伏在學生羣衆之中，其所堅持的「以城市包圍鄉村」戰略，須等候大選才是掀起學潮暴亂的最佳時機，可見它的等待，一在免于驅使曼谷墮入北平殼中，再在從事即將來臨的大選使學潮捲土重來部署，美日和「東協」的拉攏共產政權構想，未必適用於位居防共前線的泰國，對共產國際的遠交近攻策略而言，顯然是開門揖盜，所以我們不能不爲泰國當前的外交擔憂。

註⑥ 「美聯社」華府電，一九七七、十二、廿八、引述邁阿密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出版之「蘇俄世界展望」、十二月號。

註⑦ 「泰國等脫離外交政策的展望」、本刊、十四卷、十二期、拙著。